皇上怎么玩

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

谢贵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娱乐对中国皇帝来说，是一种无可遏制的追求和活动，是其本能冲动和欲望所致。巍峨宫墙造成的中国宫廷的封闭性，和礼仪制度所形成的约束性，使得宫内的皇帝及其家庭成员和内臣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为了抗拒这种压迫感，便在宫中极尽娱乐和奢华，常使庄严肃穆之宫，一变而成欢乐之场。

皇帝拥有帝国最高权力，可以在娱乐上穷奢极欲，然而在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皇帝的游乐权力受到相应的制约，有时受到严重的束缚，无复生人之乐。观察中国宫廷的娱乐，可以窥透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与实质。



玩什么？

中国古代宫廷娱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致可分文艺、体育和动物娱乐等三大类。文艺有舞蹈、音乐、戏剧、杂技魔术、诗书画艺等类，体育娱乐有角抵相扑、投壶、举重、田猎、游乐、棋类、球类、水戏等项，动物娱乐则有飞鹰、走狗、斗鸡、斗蟋蟀等属。

在历代宫廷中，音乐舞蹈都是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西汉宫中，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美长相和舞蹈，使汉武帝为之倾心相悦。唐代长安宫中，杨玉环以一支《霓裳羽衣舞》，让唐玄宗痴迷不已。正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述的：「轻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从汉武帝到陈后主，从唐明皇到宋徽宗，都对音乐舞蹈听不厌，观不倦。戏剧的早期形式是俳优戏，五代时在宫中开始流行。后唐庄宗李存勖最喜爱俳优戏，常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与优伶同嬉。宋代，杂剧和南戏兴起，杂剧则成为宋代宫廷教坊音乐十三部中的唯一「正色」（耐得翁《都城纪胜》）。徽宗在亲王大臣入宫为其祝寿时，令人搬演杂剧以招待众臣（吴自牧《梦粱录》）。清代京剧兴起后，宫中娱乐须臾不可离。杂技魔术主要出现在两汉南北朝隋唐的宫中。唐睿宗对来自西域婆罗门国的杂技表演颇为着迷。白居易在《立部伎》一诗中，描写了唐代宫廷的杂技娱乐盛况：「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嫋巨索，掉长竿……」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二八·七厘米　横三三五·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示此段所表现的是歌姬戏乐吹奏及表演唐代软舞「六幺」舞的情景。



宋　佚名　杂剧册页之“眼药酸”

绢本设色　纵二三·八厘米　横二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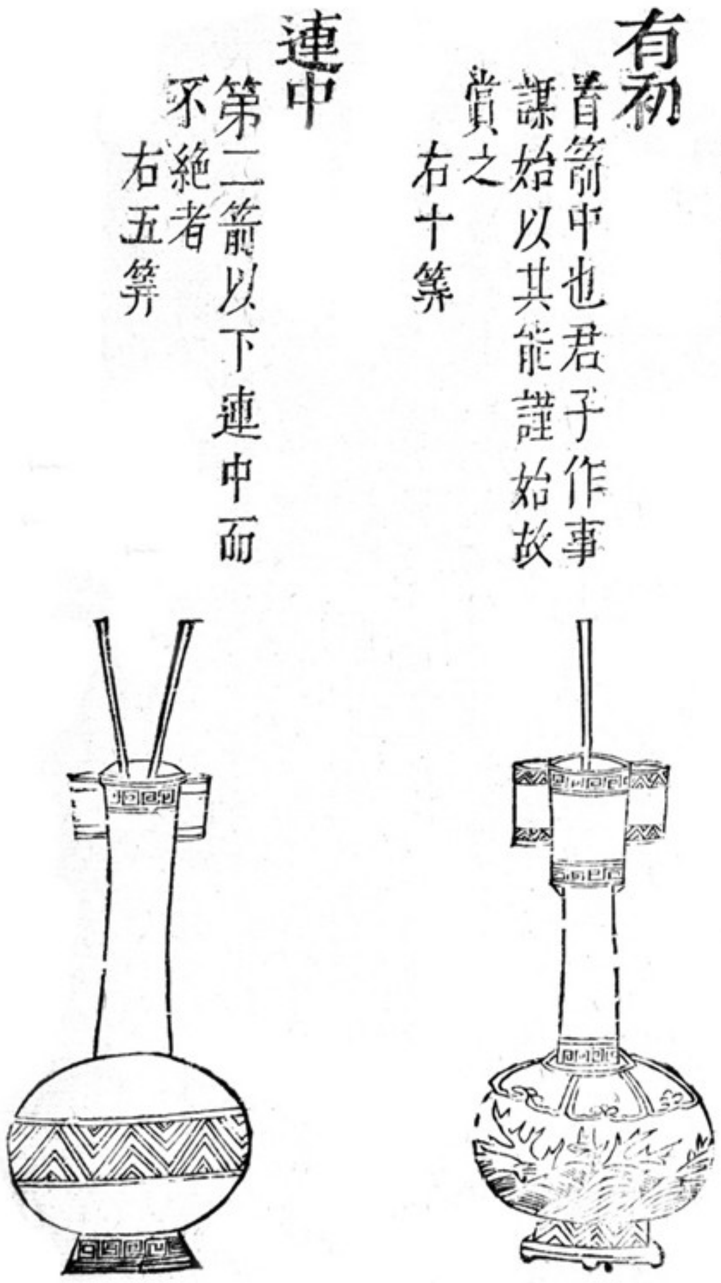
宋　佚名　杂剧册页之“打花鼓”
绢本设色　纵二四厘米　横二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两幅图均为散册，无题识作者，有学者考证定名为“眼药酸图”和“杂剧图”。酸、孤、旦是宋“官本杂剧”的三个脚色名称。“眼药酸”图左一人扮作“眼医”，头戴皂色高帽着橙色宽袍，伸出右手，食指直立，拇指朝前，对着右边人物，全身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斜背药袋上更装饰突出大眼，似是江湖郎中打扮；另一人物左肩负“杖”，腰后插一破扇上草书“诨”字，头巾扎作冲天状，圆领青衫，衣角扎入腰带，袖捋至肘有意露出手臂的“点青”，一副市井打扮。“酸”字一般指秀才士子咬文嚼墨却不通世情的腐儒行径。
“打花鼓”图中右侧人物腰后亦别一扇，上书“末色”二字。



明版刻图绘之「角抵图」及「投壶式图」

乾隆刊本明王圻《三才图会》内页



至于诗文书画娱乐，主要是像魏武帝、唐太宗、宋徽宗、明宣宗这样有才情技艺的爱好者的休闲活动。对于长期闷处宫中的大多数帝王后妃来讲，体育娱乐无疑是他们锻炼身体和愉悦身心的绝佳手段。角抵戏（后称相朴）是宫中较早出现的娱乐形式。周天子每于孟冬之月都要观阅将帅角力。秦武王和秦二世都在宫中欣赏过角抵表演。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对角抵戏最为偏爱。元封三年春天，他在长安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角抵比赛，结果三百里内无论官民男女，皆来观看，万人空巷。魏武帝曹操下令将角抵相扑列入百戏之中，作为王宫必备的娱乐活动。吴国末帝孙皓尤爱看女子角抵，令宫女头戴「金步摇」钗子，裸体相扑。后赵皇帝石勒、北魏皇帝拓跋珪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更是喜爱角抵之戏。

投壶是流行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中的一种娱乐形式。春秋时期，晋侯因为齐侯来访，令大臣中行穆子与齐侯相互投壶以助酒兴。汉武帝对于精研投壶技术的郭舍人厚则赐金帛等物（葛洪《西京杂记》）。魏文帝曹丕与王弼、邯郸淳等著名文士投壶取乐。南齐武帝萧赜曾特召高手柳恽入宫投壶。



蹴鞠图

明版刻图绘之「蹴鞠图」
乾隆刊本明王圻《三才图会》内页

球戏（蹴鞠、马球、踏球、捶丸）运动是宫廷娱乐的重要形式。蹴鞠（踢足球），从西汉至明朝，都是宫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汉武帝、成帝都极好此，武帝游观三辅离宫时曾蹴鞠为乐。魏武帝曹操常将蹴鞠手孔桂带在身边，随时观其踢球（《太平御览》）。唐宋宫中，蹴鞠之风依然不减。宋太祖赵匡胤、徽宗赵佶都迷上了蹴鞠。徽宗因高俅善鞠而将他要到身边，扶其青云直上。《明宪宗行乐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长卷描绘了宪宗朱见深观赏侍臣踢足球的场面。马球主要流行于唐代宫中，长安宫城内的球场亭、西苑的梨园、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填池而成的球场）、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以及飞龙院、雍和殿等处都筑有球场。太宗曾派人到西蕃学习打马球的技术。高宗因头晕病不善此道，但其太子李贤却极爱马球运动。中宗李显酷爱马球导致「风俗相尚」（《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和僖宗都热爱马球娱乐。尤其是唐宣宗李忱，每月都要与王侯们在宫中打马球，且球技颇高。宋代时，马球仍在宫中盛行。太宗、神宗颇爱打马球，但到了宋徽宗时，风气萎靡，竟将马改为驴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此外，唐代宫中还盛行踏球，这是西域传入带有杂技特色的艺术体操，让宫女站在球上，旋转如风而足不离球。《乐府杂录》称：「舞有骨度舞、胡旋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球子上，其妙如此。」捶丸则是盛行于宋、金宫中类似高尔夫球的游戏。

五代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卷

绢本设色　纵四〇·三厘米　横七〇·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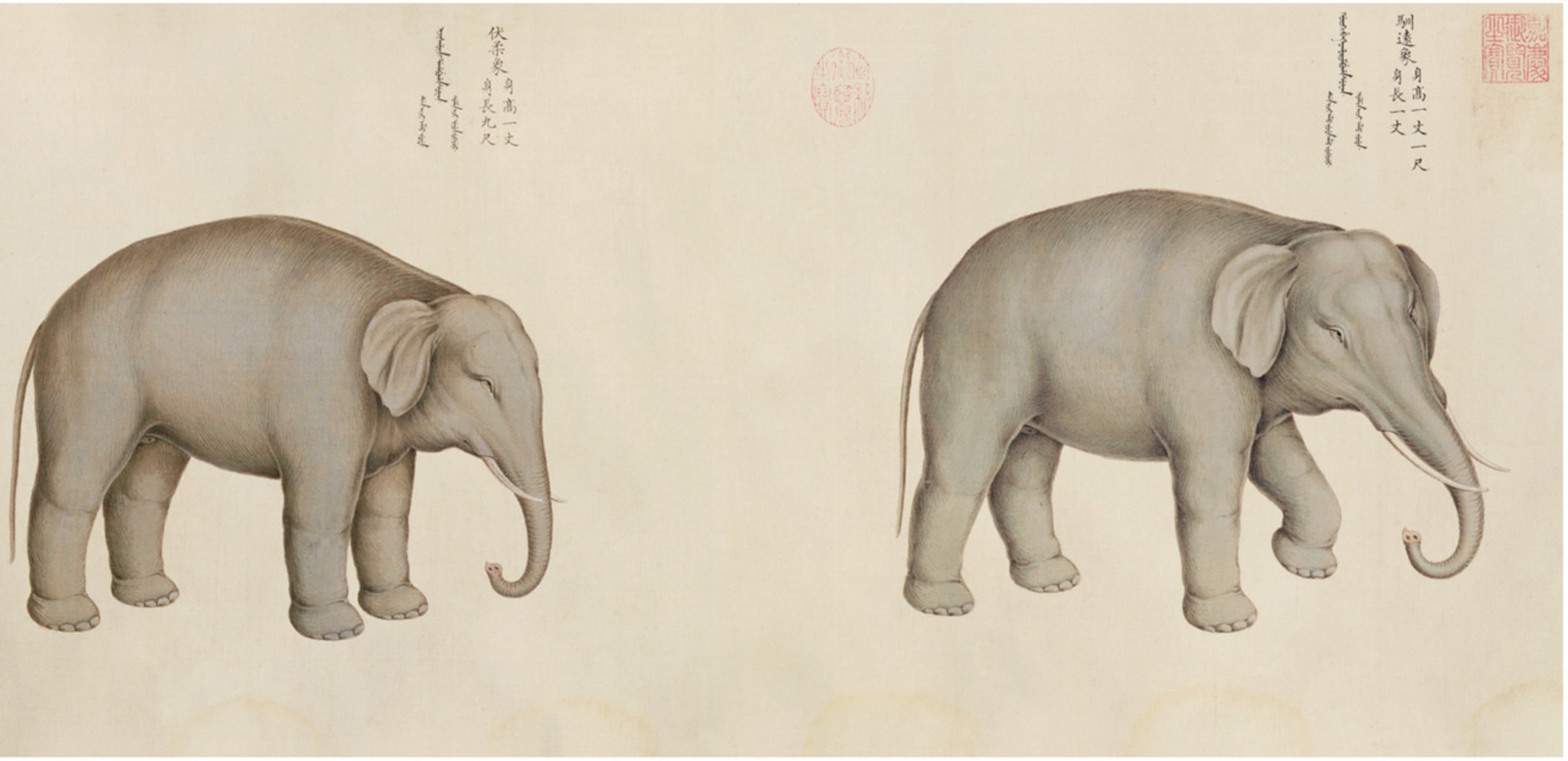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可见五代时人下围棋景况，屏前还置一投壶。



棋戏（围棋、象棋、弹棋）是活动大脑的运动，在历代宫中都很流行。汉高祖刘邦曾与戚夫人在雕房北门的竹阴下围棋共娱。晋武帝司马炎技痒难耐，经常缠着中书令张华与之对弈，甚至连前线军情急报都顾不上拆阅。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彧、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等都好此道，他们经常将围棋高手召进宫来对弈，还将围棋高手评定品级，分为九品，或将围棋棋局制成棋谱。唐高祖、武则天、玄宗、僖宗等都喜下围棋。玄宗曾与围棋名将王积薪对棋，称棋盘为「方亭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仓皇逃往四川，顾不上文武大臣，却不忘带走棋待诏（围棋手）。南唐君主李璟、李煜也下得一手好棋。宋太宗听说潘慎修善弈，便将其召进宫来共弈，觉得找到知音（《宋史·潘慎修传》）。宋徽宗痴爱围棋，吟有「忘忧清乐在枰棋」诗句。明太祖曾召围棋名将相子先和楼得达入宫对弈，赏胜者冠带，燕王朱棣受父命与相子先对弈，竟赢了两局。清代康、雍、乾诸帝尚好围棋。象棋是对军事战争的模仿，起源很早，但直到唐宫廷才开始流行。据传北周武帝宇文邕爱下象棋，曾制《象经》为百僚讲解象棋之法。到唐太宗时，召太子洗马蔡元恭和吕才二人破解《象经》，唐朝宫廷终于多了此项娱乐。武则天就酷爱下象棋，曾自创「大胜棋谱」（潘自牧《记纂渊海》）。玄宗与杨贵妃也常对弈象棋。到了明代，明仁宗朱高炽在做太子时即爱下象棋，一次与人对弈连赢数局，高兴之余还令状元曾棨赋诗：「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坚瓠集》四集）清代乾隆时期象棋仍在宫廷盛极一时，帝后臣公都精通此道，但清朝后期却不再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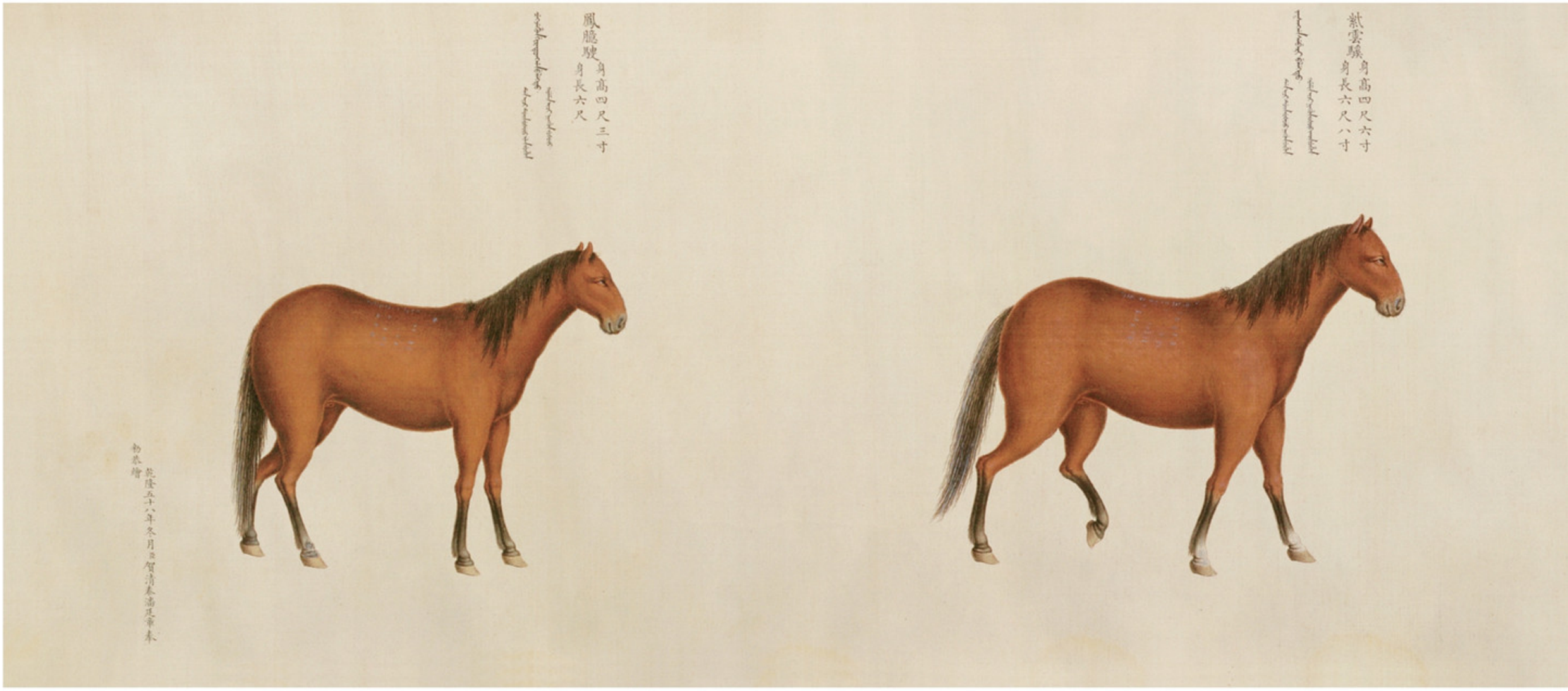




清　贺清泰　潘廷章合绘　贡象马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四〇·八厘米　横三一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两象分别为驯远象、伏柔象；二马为紫云騱、凤臆騪。

宫中豢养动物，或狮、虎、豹、熊、大象、长颈鹿等以供观赏，或放鹰、赛狗、斗鸡、斗蟋蟀以供游乐。郑和下西洋后，永乐和宣德宫中曾豢养诸多由西洋、南洋进贡的珍禽异兽（如麒麟即长颈鹿、大象、驼鸟等），但这些动物皆渐遣散或死亡，宫廷动物娱乐转向斗鸡、斗蟋蟀等。斗鸡早在西周宣王时便流行于宫中。汉成帝刘骜酷爱斗鸡，曾从交趾等郡获得几只长鸣鸡，不仅每次鸣叫都与时计刻漏分毫不差，而且英勇善斗，深得成帝喜爱，其微服私游时便带着斗鸡随时戏玩。南齐皇帝萧昭业曾密令郡县贡鸡入宫竟达数千只（《南齐书·本纪》）。唐代宫中斗鸡之风更盛，李白「斗鸡金宫里」的诗句便是对其盛况的描写。玄宗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之间修建鸡坊，畜养上千只斗鸡。斗蟋蟀从唐至清在宫廷经久不衰。唐代宫内的嫔妃们喜欢在秋天养蟋蟀，用小金笼装着，放在枕边听其鸣叫；而宫内的小皇子则让蟋蟀相斗取乐。南宋理宗赵昀也好此不疲，常与宰相贾似道相互斗蟋蟀取乐。明宣宗朱瞻基尤爱此道，而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偏安南京后竟也曾一掷千金豪赌斗蟋蟀……

宫廷娱乐的种种，还远不止上述内容。



清人绘　奕訢孝钦显皇后弈棋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　本幅纵二三五厘米　横一四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奕訢、孝钦显皇后」即咸丰皇帝及慈禧。



东汉画像砖中舞“鱼龙曼延”的形象

花样繁复前已述及，而皇帝举全国之力，不惜工本地大兴娱乐，其游娱往往呈现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特点。汉武帝时，常在长安禁苑上林苑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其中有「鱼龙曼延」、「画地成川」等节目。武帝坐在平乐观中，用华丽帐帷隔成包厢，凭靠玉石茶几，拥盖翡翠色被子，居高临下地观看演出。其中大型百戏幻术「鱼龙曼延」曾令武帝大开眼界。「曼延」是舞弄彩扎巨兽（巨鳌、大鳖），而藏于腹中的演员操动巨鳌并瞬间释放彩扎神山于巨鳌背上，令观众目瞪口呆；而「鱼龙」则是表演一整套由鱼到龙的幻化过程，首先出现的瑞兽「猞猁」口吐金块，欢腾地跳入水池，不断激起浪花，瞬间瑞兽消失，突现眼前的变成「比目鱼」，游戏跳跃抬头喷水，水雾弥漫天昏地暗，此时节目达到高潮，只见一条近三十米长的「黄龙」跃出水面，令人震撼（据班固《汉书·西域传赞》、张衡《西京赋》）。隋大业二年，突厥可汗染干入朝，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畔举行了一场百戏演出，其中就有大型幻术「黄龙变」、「神鳌负山」等，气势之雄伟「旷古莫俦」，使得「染干大骇」（《隋书·音乐志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在景华宫下令数千人出外捉萤火虫数斛，入夜，与嫔妃一起来到山上，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只萤火虫顿时飞出，亮若繁星，光遍岩谷……这种大型娱乐活动，只有宫中才能举办，民间无力企及。而宫廷娱乐活动的参与者，常常是从全国遴选出来的一流演员、球员和诗人等，使宫廷娱乐呈现档次高的特点。当民间艺人声名鹊起的时候，皇帝和后妃常将他们请进宫中演出。清代京剧在北京盛行时，宫中便延请那些名角为皇帝或太后表演。喜欢下棋的帝王，也从民间选出水平最高的棋手入宫陪玩。魏武帝曾专门约请当时的围棋名将冯翊、山子道、王九真和郭凯入宫下棋（张华《博物志》）。南朝宋武帝刘裕嗜棋成癖，曾请获得围棋大赛第二名的羊玄保陪其下棋；明帝刘彧虽棋艺很糟，却要求与围棋第一品的王抗对弈。唐玄宗曾将最著名的诗人李白召入宫中，为帝妃写诗唱和……宫廷娱乐借皇权之力，集民间大成，故能在花样、规模、品质和档次上，超越民间，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多精彩！

宫廷娱乐与民间娱乐相对，后者比较普通，而前者却非同一般，不仅花样多、规模大，而且质量精档次高。

「正能量」

中国古代宫廷娱乐活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帝王娱乐如果有度、适中，则会发挥出正能量，愉悦身心、造福家邦；如果娱乐无度，则会产生可怕的负能量，对国家和社会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纵四六厘米　横一八〇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全图描绘簪花仕女五人、执扇女侍一人于园林中赏花游园情景，点缀在仕女及女侍中间的就有猧狗两只。另有白鹤、湖石、辛夷花树等。仕女皆高耸云髻，蓬松博髻，鬟髻之间各簪牡丹、芍药、绣球等花。

帝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政府的行政中枢，日理万机，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在宫廷中需要开展一些适度的娱乐项目，才能调节皇帝劳瘁的身心，愉悦其紧张的精神，适当的宫廷娱乐不仅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也颇具情趣。唐敬宗曾创「风流箭」的游戏，是以纸做成箭，竹皮做成弓，纸箭中密贮龙麝末香，每当宫嫔群集时，便用箭向人群射去，中箭的人浓香触体，没有一点疼痛，宫女们作谣道：「风流箭，中的人人愿。」唐玄宗夏日与亲王对弈围棋，杨贵妃从旁观战，怀里抱着宠物狗「康国猧子」，心则随玄宗棋局吃紧而高悬，眼看「三郎」将输，调皮的玉环竟把康国猧子驱上棋盘，结果棋局大乱，解了「三郎」之围（《酉阳杂俎》卷一）。充满生活情趣的娱乐活动，令皇帝后妃们欢笑不断。寓娱乐于政事之中，也是适当和适度的典型。清朝帝王在木兰围场经常举行围猎活动，虽然属于游乐，但因与保持满洲骑射传统、不忘武备的目的相结合，而更具正当性。



清　金昆、程志道、福隆安合绘　冰嬉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三五·二厘米　横五八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皇帝的娱乐求新求变，日新月异，促进各项娱乐游戏的创新与发展，也是「正能量」的表现。据《旧唐书》载，武则天曾亲自排演「舞之行列必成字」的《圣寿乐》，宫女们在舞蹈中以身俯地排成各种字样。这作字如画的舞蹈是唐代宫廷娱乐的创新之作。清宫廷更将传统蹴鞠与冰嬉结合，首创冰上蹴鞠于太液池竞赛。宫廷娱乐形式并非总由宫廷独创，但一旦进宫，便迅速放大影响全国。当今风行世界的足球和高尔夫球，就是由中国人最先发明的。早在《战国策》中就有「蹴鞠」的记载，「蹴」有「踢」之意，而「鞠」即为球。汉时蹴鞠所踢之球为实心球，唐代改为有球皮和球胆的充气皮球。唐徐坚《初学记》云：「鞠即球字，今蹴鞠曰戏球。古



清　冰鞋
故宫博物院藏

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蹴鞠规则与现代足球大致相似，可以算是足球的前身。据《文献通考》卷一四七载：「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朝在长安大明宫、梨园、华清池都修建了蹴鞠场地。唐代的「步打球」则可谓高尔夫的前身，是把马球从马背搬到地上进行，以步代骑，球员手执偃月形的曲杖，推击球丸，射入球门。北宋时，又将这曲杖球的对抗性减弱，将射球入门改为推球入洞，于是西方所谓的「高尔夫球」便在中国产生了，当时它被中国人称之为「捶丸」。捶丸一般是在旷地上画一球基，离球基数十步至百步，作一定数目的球窝，旁树彩旗，用下端弯曲、画有彩纹的球棍从球基击球到球窝。球窝中放入锦囊，球掉进去后只要一提锦囊就能取出。在北宋的禁苑艮岳中，便有这种游戏，深受徽宗喜爱（《丸经》）。

通过宫廷娱乐对内劝诫，对外调理外交。后赵皇帝石勒在宫中观赏参军戏，特地让因贪污绢布而下狱的官员周延当俳优，戴介帻，穿黄绢衣，出演丑角。同台优伶逗他：「你本是官，怎么在我辈当中？」周延知趣地抖抖身上的绢衣说：「我本是馆陶县令，正因为取了它，所以落到了你们当中。」以此警戒在座群臣。明代戏子阿丑，也通过演出醉汉不怕皇帝却怕大宦官汪直的小品，令宪宗对汪直弄权产生警觉。通过宫中娱乐活动，或表现帝国的尊严，或与外国联络感情。唐景龙年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在梨园请吐蕃使团观赏马球。吐蕃使者尚赞咄提出让善球的部下与唐宫马球供奉比赛。中宗乃令供奉与之对打，结果吐蕃每局皆胜。中宗便改令临淄王（后来的玄宗）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与吐蕃四人对打。临淄王「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封氏闻见记》卷六）。具有随意、轻松和私人性的娱乐，可以联络感情，起到正式途径难以达到的外交作用。北宋太宗欲怀柔吴越国王钱俶，听说他病了，便派宦官送去了一副文楸棋盘及水晶棋子，并谕旨一封：「朕机务之余，颇曾留意棋道，卿今有闲暇，可用此消遣。」（《宋史》卷四八〇）结果感化钱俶，最终使他归顺大宋。

「负能量」

然而，当皇帝及其家庭成员游乐无度，便会沉溺其中，致国事废弛，甚至祸及自身败家亡国。是为宫廷娱乐之「负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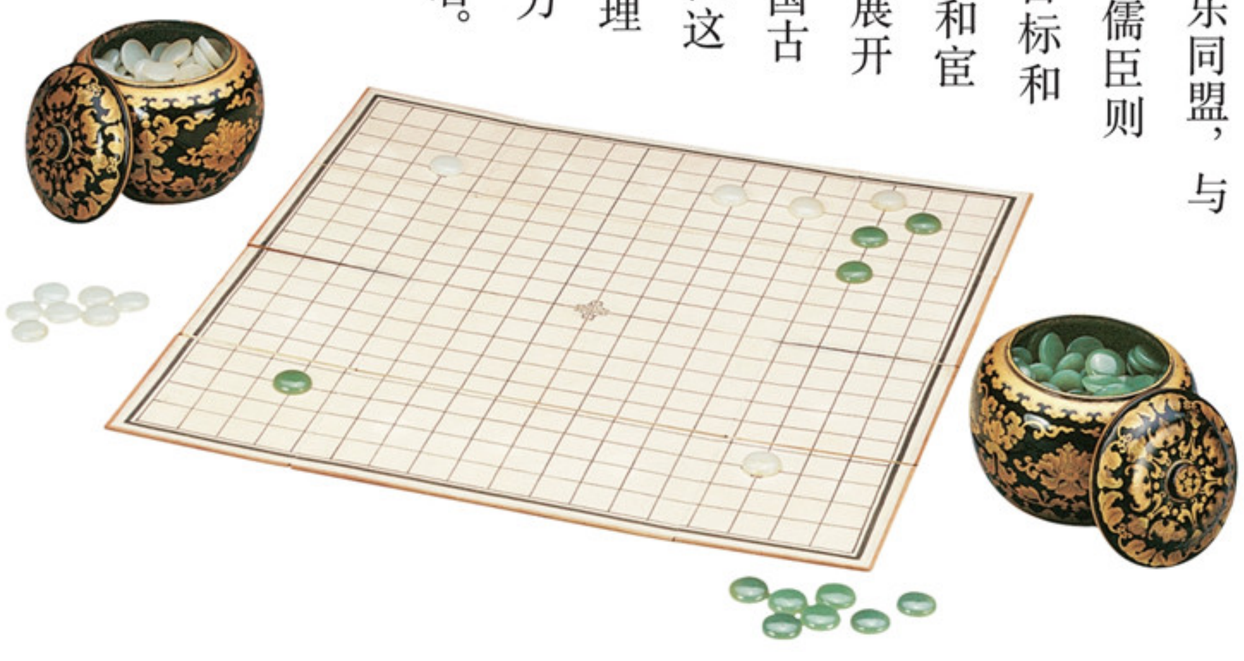
某些皇帝为了娱乐，不惜破坏礼制。南齐皇帝萧昭业在前往父亲的陵墓崇安陵谒陵时，竟在墓道里掷土块、赌跳作乐。沉迷丧志的例子亦不在少数，唐代宗、穆宗和敬宗都痴迷戏剧难以自持。以穆宗李恒为例，竟日观杂剧百戏，玩乐之瘾难耐时，三日一幸左右神策军蹴鞠，或到宸晖、九仙等门观看戏剧和角抵表演。平日亦「倡优在侧，驰骋无度」。明武宗朱厚照生性顽劣，在太监刘瑾的诱导下，飞鹰走狗，歌舞角抵，跃马操弓，捕鱼玩兽无所不为。为了北游宣府、大同、太原和延绥，不惜甩开群臣，溜出居庸关。后以镇压宁王叛乱为由，下南京游玩，迁延不回，影响了朝政。有些皇帝爱屋及乌，将官职或厚赏随意授赐，视国家之事为儿戏。宋武帝刘裕嗜棋成癖，围棋高手羊玄保陪其下棋，一局胜之被升为宣城太守。而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的例子更为大家熟知，周幽王的「儿戏之心」最终导致西戎攻打到家门时无人救驾，身死国灭。北齐后主高纬娱乐至死，作歌曲《无愁》，被称为「无愁天子」。为了让宠爱的冯淑妃观赏攻城过程，快要攻陷平阳时竟下令停止，待冯妃梳洗打扮姗姗而来时，北周军队早就加强了城防，最后北齐被后周所灭，高纬也作了俘虏。隋炀帝也是极意娱乐的典型，《隋书·音乐志》说他「大制艳篇，辞极淫绮」，谱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为了下扬州游玩，开挖运河，沿岸种柳，并大造龙舟虚耗了国力，结果众叛亲离，自己也被杀于扬州。

宫廷娱乐负能量的极端表现，则是那些反人类、反文明变态残暴的「娱乐」被「创造」出来。三国时吴末帝孙皓，将散骑常侍王蕃的头割下来，令心腹之人抛向空中，让其他随从装成虎狼争抢以戏。北齐文宣帝高洋来到李皇后的家中，见出迎的岳母崔氏忙碌的样子好玩，以鸣镝射之为乐。南齐皇帝萧宝卷，常在三四更时带领五百无赖小儿来往奔跑取乐，沿途击鼓放火，驱赶所过人家，老少逃散，啼号呼叫，萧宝卷在火光中面对种种惨象竟乐不可支……看来，在儒家伦理动摇、乱世纷纷的南北朝时期，帝王们产生了人生无常和及时行乐的观念，为了娱乐，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达到疯狂野蛮骇人听闻的程度。

娱乐背后的儒家思想

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制约机制的话，那么上述的残暴娱乐就会不断发生，而这无疑会危及帝国安全。为长治久安计，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帝国意识形态，对皇帝的娱乐行为进行制约。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清时期，皇帝的娱乐甚至还会遭到严格的管束和禁止。「动必以礼」，合乎礼乐制度的娱乐规范得到推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载，宋真宗天禧三年九月，给事中、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李迪奏道：「昨日东宫赐宴，臣获陪侍皇太子，举动由礼，言不轻发，视伶官杂戏，未尝妄笑。左右瞻仰，无不恭肃。」真宗说：「太子常日居内庭，亦未尝妄言也。」寇准向真宗称贺：「皇太子天赋仁德，严重温裕，复禀圣训，勤道力学，实邦家之庆也。」这就是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娱乐规范：庄严肃穆、远离优伶、不轻易娱乐。在此环境下，有些皇子在未获得最高权力之前，常常潜迹匿踪，在娱乐上不事张扬，或只敢暗中进行，而一旦大权在握，则公然与娱乐伦理相抗衡，明目张胆大肆招摇。隋炀帝杨广在做皇子时，得知父皇杨坚将至自己的府第，便将琴上喷上尘灰，让女侍换上粗旧的裙服，表示不常娱乐。但当他获得杨坚信任，继承皇位后，便极意娱乐，对大臣的强谏和萧后的婉谏都置之不理，最后葬身烟花之地江都。这种结果，又迫使儒家伦理加固宫廷娱乐的堤防，以阻止帝王因过度娱乐导致身死国亡的悲剧。

然而，娱乐是人类的天性，身居九重深宫的皇帝不可能整天批阅奏章而不从事娱乐，为了突破儒学重围，便与身边的宦官建立娱乐同盟，与儒臣展开周旋。而儒臣则利用帝国的远大目标和基本国策，对君主和宦官短视的娱乐行为展开官围堵和抗争……中国古代的宫廷娱乐便在这种人性的扩张与伦理的拒斥所形成的张力中展开着，进行着。



清　白玉碧玉围棋子及棋盘
故宫博物院藏